

蘇聯與波斯灣國家的關係

畢英賢

波斯灣是個略呈橢圓形的水域，位於伊朗及阿拉伯半島之間。波斯灣周圍的國家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巴林、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及阿曼等。波斯灣的石油與天然瓦斯蘊藏豐富，約佔全世界蘊藏量的百分之五十三至五十八，約為美國蘊藏量（百分之七）的八倍，蘇聯蘊藏量（百分之十四）的四倍^①。

最近三十年來，這一地區曾經發生不少重大變遷，使其政治與經濟面目有了重要的改變，其戰略意義也隨着增加。但是，由於以色列與阿拉伯的衝突已成為國際注目的焦點，致使波斯灣地區所發生的事件，不甚為世人所注意。去年，與伊朗及蘇聯毗鄰的阿富汗發生政變，親蘇的社會主義人民黨（Khalq Party）成立了馬克斯主義新政權；六、七月間，與阿曼及沙烏地阿拉伯接壤的南葉門與北葉門，其領導人物相繼被殺，激起了兩國嚴重的衝突。南葉門極端親蘇分子取得政權，成為阿拉伯半島上的第一個「馬克斯主義共和國」；今年春天，南葉門侵入北葉門，經國際強烈反應後始撤軍；最後，伊朗在經過十八個月的連續動亂後，其國王巴勒維被迫出國，政權隨之崩潰，由什葉派回教所領導的民衆運動（包括一些左派勢力）當政。這些事件，加上歐美各國對石油的需求，才使世人對波斯灣的情勢日益關心。尤其是蘇聯在波斯灣的地位已經易地、意外地獲得改善，而西方的處境似乎已遭受重大的挫折。這一形勢是否會加速蘇聯「南下」的步伐而實現俄羅斯歷史的夢想？蘇聯在波斯灣經略概況究竟如何？是否會與美國在這個地區內發生正面衝突？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俄人邁向波斯灣的脚步隱約可聞

俄國歷代沙皇即不斷向地中海、波斯灣、巴爾幹及阿富汗等地推進。蘇聯共黨政權成立之後，這一傾向並未終止。一九三九

註① R. M. Burrell, 「波斯灣」 (The Library Press: New York, 1972), 第1頁。

年蘇聯外長莫洛托夫（V.M. Molotov）與納粹德國外交部長里賓托洛甫（Ribbentrop）秘密談判時曾說，蘇聯政府期望由巴統（Batum）與巴庫（Baku）向南延伸至波斯灣，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②。蘇聯南連伊朗，跨過伊朗即達波斯灣，南下印度洋。今天，中東的情勢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更適合蘇聯的「西方戰略」，這個戰略的目標是：控制歐洲。如果歐洲一旦為蘇聯所控制，世界力量的對比將對蘇聯有利，美國將處於孤立和易受攻擊的地位。從五十年代起，蘇聯領袖即將其中東政策作為其征服歐洲的主要手段，而控制波斯灣更是其中東政策的重要部分。他們認為，如果在地中海、北非及中東取得控制地位，他們就能夠削弱歐洲，甚至無需直接侵略，只要使用恫嚇和威脅手段，如利用石油武器，就可達到目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納粹德國侵入蘇聯後，蘇聯與英國軍隊分別佔領伊朗，蘇聯佔領北部各省。大戰期間，伊朗是蘇聯補給走廊。大戰結束後，蘇聯極不願撤離伊朗；一九四五十二月，蘇聯在其佔領區內製造了一個「阿捷拜疆自治共和國」及一個「庫德人民共和國」。後來，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蘇聯軍隊撤離伊朗，這兩個共和國也隨着瓦解。

蘇聯對波斯灣雖然懷有野心，但是由於主觀與客觀限制因素，在以往三十多年中未曾大力經營。按照實際情形看，蘇聯對外關係的優先順序大致如下：歐美、中共、中東、印度洋、波斯灣……。蘇聯實現南下波斯灣夢想的最大障礙乃是伊朗。伊朗政府對蘇聯深懷戒心，故從一九四八年起，即開始接受美國的武器援助；一九五五年加入巴格達公約（後改為中央公約），使蘇聯不敢輕易南下，因此蘇聯在波斯灣地區曾經坐失幾次良機。例如：一九五八年伊拉克的哈什米特（Hashemite）王朝崩潰，英國在波斯灣地區的勢力大減，中央公約遭到破壞，而蘇聯却無力組成一個取而代之的組織；同樣的，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間，英國駐軍撤出蘇彝士以東地區，蘇聯未能及時填補權力真空。

但是，蘇聯對波斯灣的滲透也非全無成就。一九七二年，蘇聯與波斯灣北岸的伊拉克簽訂為期十五年的友好合作條約。這一條約的內容雖然含糊不清；但是若回想一下，伊拉克原是西方區域聯盟（巴格達公約、後改中央公約）的中堅分子，就可想像蘇聯在這方面的成就有多麼大。在蘇聯看來，這一條約對波斯灣與印度洋的影響，大於對以阿糾紛的影響。克里姆林宮在波斯灣獲得了此一立足點，使其海軍能够在波斯灣出現。這一條約也表明了，蘇聯中東政策的重點轉移，不單單依賴埃及作為其中東的據點。

在第三一次（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之前，蘇聯中東政策的重點在開羅；其後，蘇埃關係開始決裂，莫斯科把重點轉向大馬士革。一九七五及一九七六年間，蘇聯與敘利亞關係曾一度惡化，因此蘇聯試圖將其中東政策的重點轉向伊拉克及利比亞。後來，由於蘇敘關係好轉，這一轉向未成事實。但是，蘇聯對伊拉克的利用並未終止。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四日在倫敦出版的阿拉伯人

註^② 「粹納與蘇聯關係，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德國外交部檔案文件」（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State, 1948），第十五七頁，引自巴瑞爾，「波斯灣」，第十六頁。

雜誌「時事」週刊透露，蘇聯與伊拉克會於當年八月十七日簽訂了一項秘密協定。根據該協定，蘇聯向伊拉克提供大批軍備，其中包括七艘護航艦、六艘潛水艇及一艘快速砲艇^⑧。蘇聯的目的在使伊拉克成為波斯灣的另一個強國以與伊朗相抗衡。伊朗爲了防止蘇聯的侵襲，經常購買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武器，擴充軍事力量，遂成爲波斯灣的首強，且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因此，蘇聯在波斯灣的策略是，一方面使伊拉克成爲軍事強國以與伊朗匹敵，一方面設法破壞美國與伊朗的關係，以便乘機插手波斯灣。據統計，西歐及日本的石油進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波斯灣，如果蘇聯勢力一旦進入該地區，那麼西歐與日本的經濟必將遭受嚴重的威脅。

如今，伊朗王室統治崩潰，新政權未上軌道。但在外交上，已擺脫爲美國及西方擔任「區域警察」的角色。伊朗的東鄰阿富汗已在親蘇的馬克斯主義政權之下。伊拉克在相當程度上受蘇聯控制。分佈在伊拉克、伊朗及土耳其三角地帶的庫德族人再度生事；蘇聯境內也有庫德族，於是莫斯科利用這一關係，來牽制這三個國家的政局。另一方面，蘇聯正努力爭取伊朗新政府，使美國在伊朗的影響力消失。蘇聯在西面受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阻擋，遠東受到中共的牽制，如今，在兩者之間的西南方，正是進取的大好良機。

事實顯示，蘇聯早已加速了前往波斯灣地區的步伐；已加強了對印度洋一帶的軍事活動。人們原以爲，蘇聯的行動是基於緣政治理由，或是對西方石油供應線的牽制。但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今年再度作成一份關於蘇聯石油生產的秘密報告，由美國衆議院情報活動監查小組發表。報告說，蘇聯的石油生產現今已達頂峯，今後幾年間，產量會下降三分之一，在一九八二年以前，將不得不每天輸入七十萬桶。如果這一報告可靠，如果蘇聯也有了搶奪石油的需要，那麼它南下的步伐必將進一步加快。蘇聯在波斯灣活動的前途如何，可從蘇聯對波斯灣主要國家的關係發展，得到一些暗示。

伊朗動亂及其不結盟政策予克宮可乘之機

三十年來，蘇聯與伊朗保持一種不冷不熱的關係。蘇聯的奧良堡(Orenburg)與伊朗的亞斯特那(Astara)間建有天然瓦斯導管，經此導管，伊朗向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提供其所需天然瓦斯的百分之四十五；蘇聯也賣了一些武器給伊朗。其間，蘇伊關係曾數度緊張，例如，五十年代末期伊朗讓美國在其東境與北境建立電子偵聽站，伊朗政府公開責問蘇聯在印度洋地區的企圖，親蘇伊共黨(羣衆黨 Tudeh Party)的反政府活動等。但是，總的說來，兩國尙能維持一個和平共處的局面。在六十年代中期，伊朗政府視納塞尼所領導的埃及對伊朗構成的威脅甚於蘇聯，因此，伊朗一面防制共黨顛覆，一面與蘇聯維持友誼關係。伊朗是當時積極參加西方軍事聯盟而能購買蘇聯軍事裝備的唯一國家。

註^⑧ 「美聯社貝魯特電訊」，「中國新聞」（英文報），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日；「大公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

當一九七七年反伊朗國王運動公開出現時，蘇聯採取了中立態度，避免介入；在其傳播工具中，僅轉述西方的報導與評論。這一年九月，蘇聯駐德黑蘭總領事卡巴諾夫（Boris Kabanov）因間諜案被驅出境，使兩國關係惡化；但是蘇聯對伊朗局勢繼續保持中立。一九七八年謠傳美國將軍事干預伊朗以支持伊朗國王。針對這一點，蘇聯乃首次發表關於伊朗政局的聲明，批評這種干預計劃，同時警告美國在伊朗任何這類行動皆將視為對蘇聯安全的威脅^④。這一聲明可視為蘇聯準備與伊朗未來新政權交往的新基礎。

蘇聯方面表示，莫斯科一貫執行與伊朗維持和平關係的政策，協助伊朗建設若干工業企業，一九七七年的相互貿易達六億美元。蘇聯認為，伊朗國王及其政府所追求的「親帝國主義路線」，使蘇聯與伊朗未能建立親密的友好關係。一九七八年初，伊朗開始了羣衆運動，蘇聯認為它的目的是：消滅君主統治，解散秘密警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民主化，追求獨立與不結盟政策，擺脫美國。蘇聯自稱，不干涉伊朗事務，也要求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不要插手^⑤。蘇聯雖聲明不干涉，但言論已開始同情「革命者」。

今年元月，伊王出國，由總理白泰爾（Shahpur Bakhtiar）掌政。白泰爾想把國內動亂謬罪於伊朗共產黨徒，數度發表聲明予以譴責。蘇聯對此極為不滿，認為這種言論有礙兩國關係的發展^⑥。蘇聯宣稱，伊朗當面的危機不是共產主義的接管，而是美國支持的軍事政變。不久，蘇共機關報發表題為「軍事專政的威脅」的評論，指稱白泰爾政府係按照美國的意見所組成；同時，引用反對派回教領袖柯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宣言，呼籲「真正的伊朗愛國分子團結一致」^⑦。

事實上，伊朗親蘇的共產黨，在國內的黨員不過一千人，僅佔反對派中的極小部分。該黨正式名稱為「羣衆黨」（Tudeh Party），中央委員會流亡東德，始終追隨莫斯科的路線^⑧。在過去的一年多之中，為了利用國內危急多變的形勢，曾三次變更方針。起初該黨擁護運用統一戰線策略對付伊朗國王；然後呼籲進行武裝鬥爭；今年元月又聲明贊成成立伊斯蘭共和國。這種機會主義立場，令一些支持者厭惡。目前，伊共的影響力僅限於庫德與阿捷拜疆少數民族之間。在伊朗動亂期間，會有秘密電台從蘇聯境內用波斯、庫德及阿捷拜疆語向伊朗廣播，勸他們從事民族聖戰，教他們如何組織暴動與製造手榴彈^⑨。然而，伊朗境內

註④ 「真理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註⑤ 卡必查（M. Kapitsa），「蘇聯在亞洲為和平與合作而奮鬥」，「遠東問題」（英文版），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十一頁；斯契潘諾夫（A. Stepanov），「伊朗在叉路口上」，「新時代」，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頁。

註⑥ 「塔斯社電訊」，「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第五頁；「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

註⑦ 史塔爾（R. Stael）任編，「一九七九年國際共黨事務年鑑」（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1979），第四〇五頁。

註⑧ 「紐約時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

註⑨ FACTS ON FILE, 1979, 123B3, 145D1。

的少數民族並非全是親蘇分子。

今年二月十一日白泰爾政權被推翻。次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致電伊朗臨時政府，予以承認，並且申言，蘇聯將與伊朗在「平等、友好、互尊主權、不干涉內政」等原則的基礎上維持與發展兩國關係。二月底柯梅尼接見蘇聯駐伊朗大使維諾格拉道夫（V. Vinogradov），這是柯梅尼臨時政府組成後首次接見外國使節。他對維諾格拉道夫說，伊朗將推行不結盟政策，並且特別表明，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將以伊朗利益為主。這一點係指蘇聯購買伊朗天然瓦斯而言，在此以前，柯梅尼曾於廣播中批評此事說，蘇聯購買伊朗天然瓦斯轉售予東歐諸國，獲利三倍（四月初伊朗已恢復供應蘇聯天然瓦斯）。此外，柯梅尼並警告蘇聯勿干涉伊朗內部事務。

伊朗新政府雖然不親蘇，但也不親美，而是執行不結盟政策。對美國的全球戰略而言，這是一項不小的損失，對蘇聯而言，却是一項收穫。有幾樁事顯然對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不利。第一，伊朗不容美國在伊朗維持其偵察站，使美國監視蘇聯的能力大為削弱。第二，伊朗宣佈退出中央公約，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步其後塵，使該公約壽終正寢。中東不僅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南翼的潛在戰場，而且也是其主要資源石油的產地。北約組織沒有中東，就會軟弱無力。中央公約的瓦解對西方自然產生不利的影響。第三，伊朗地面部隊已大為縮減，並放棄了波斯灣中大部分的海空前哨，撤回協助阿曼抵制其馬克斯主義暴動分子的部隊，使整個波斯灣的局勢，動盪不安。

美國非常擔心蘇聯乘機把勢力伸入伊朗。二月二十日卡特總統在亞特蘭大喬治亞工學院演講時曾說：「我們不會也不會干預伊朗，但是我們繼續深切關心伊朗前途。」因為，伊朗的獨立，關係到美國及其盟邦的利益。如果其他國家直接或間接介入，「他們應知道，這將有嚴重的後果。」這些話顯然是講給蘇聯聽的。

這些話也許會使蘇聯的行為更加謹慎，但不可能使蘇聯打消在伊朗牟利的念頭。事實上，伊朗採取不結盟政策已使蘇聯領袖竊竊自喜。目前，蘇聯的急務乃是穩定這種不結盟政策；至於使其親蘇、甚至赤化，那是遠程目標。蘇聯在暗中究竟採取了什麼行動，目前尚難以獲知。不過柯梅尼曾於六月十二日指控，蘇聯協助阿富汗政府鎮壓伊斯蘭反抗運動，可能干涉伊朗事務。他說，阿富汗為伊斯蘭教國家，其問題應以伊斯蘭方式解決。俄人對阿富汗的干預勢將影響伊朗。他要求蘇聯終止干涉阿富汗內部事務；並提到蘇聯偷運武器至庫齊斯坦省協助少數民族搞自治運動。蘇聯駐伊朗大使對後者加以否認^⑩；蘇聯一般輿論皆認為阿富汗暴動乃是接受國外支持的「反革命運動」。蘇聯引述貝魯特一家報紙的評述道，阿富汗事件揭露了美國戰略計劃的本質，其目的在推翻阿富汗「進步」政權，使其脫離不結盟運動，進而把伊朗拉回美國影響力的軌跡內，在「伊斯蘭團結一致」的基礎上另建

一個親西方集團⁽¹⁾。從這些言論中至少可以看出一點：阿富汗現存政權對未來伊朗前途有着密切關係。這也說明了蘇聯大力支持阿富汗的部分原因。

八月初，由於伊朗國會選舉舞弊案，引起阿捷拜疆人民不滿，使潛在的分裂情緒外現。阿捷拜疆的左派傾向原本強烈，致使伊朗中央政府面臨另一威脅⁽²⁾。同時，爭取自治的庫德人起來暴動迄未終止⁽³⁾。這些情勢的發展，都使成立不久的伊朗新政府窮於應付，也給予蘇聯以可乘之機。

蘇聯對伊拉克的企圖未能如願

伊拉克位於波斯灣西北端海岸，東鄰伊朗，北界土耳其，西連敘利亞，南接沙烏地阿拉伯等國。一九五八年，軍人政變推翻君主統治，成立共和國，一反親西方政策，而接受共產國家的經濟與軍事援助。伊拉克與伊朗因少數民族問題及土地糾紛，曾發生過衝突。伊朗王室一貫執行親西方政策，且已逐漸成爲波斯灣的首強，亦使伊拉克不滿。此外，七十年代以前，伊拉克石油的開採由英、美、法所獨佔，引起伊拉克排外心理。這些情況再加上反以色列等因素，使蘇聯乘隙而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英國正式宣佈，英軍將於一九七一年底以前自蘇彝士運河以東撤退。同年五月，蘇聯軍艦駛抵波斯灣伊拉克港口訪問，足見蘇聯頗重視伊拉克的戰略地位。一九六九年七月，蘇聯政府與伊拉克國家石油公司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貸款六千八百萬美元與提供技術援助，以開發北盧邁拉（North Rumaila）油田，並敷設一百二十八公里長的油管，直達伐奧（Fao）港。此外，並協助伊拉克設立電氣設備工廠、抗生素工廠、原子能中心、紡織聯合工廠，建設鐵道，成立海運油船隊。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在巴格達與伊拉克總理巴克爾（Ahmed Hasan-al-Bakr）簽訂了爲期十五年的「友好合作條約」⁽⁴⁾。伊拉克政府無疑地想利用這個條約限制伊朗的野心，蘇聯則希望以這個條約當作其進一步擴張的起點。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中，蘇聯海軍軍艦六次駛進波斯灣，每次都在伊拉克的烏姆·卡斯爾港停泊。英國自該地區的撤退是其全球性防禦政策變更的一部分，旨在縮減其在蘇彝士以東與以南的軍事負擔；同樣的，蘇聯決心與伊拉克建立較親密關係也是其大戰略的一部分，旨在增加其在波斯灣乃至印度洋的影響力。因此，蘇聯海軍在波斯灣的活動，應與其在東非及紅海的活

註⁽¹⁾ 伏爾斯基（D. Volisky），「阿富汗陰謀的推力」，「新時代」，一九七九年，第十六期，第八頁。

註⁽²⁾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九年八月九日，第四頁。

註⁽³⁾ 同前，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第二頁。

註⁽⁴⁾ 條約原文，見「眞理報」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

動，聯繫起來，併予考慮。

蘇伊條約的成立使伊朗重新考慮其未來政策。自從英國宣佈撤退後，伊朗國王即堅決表示，不容外來強國代替英國在波斯灣的地位；而蘇聯在波斯灣的出現，使德黑蘭更加積極地與西方在阿曼灣及印度洋地區合作。

就條約內容言，其主旨旨在闡明「反帝」、「反殖民主義」立場，陳述蘇伊兩國合作項目與方式。這種合作很容易使蘇聯對伊拉克的政治、經濟、貿易、科技等方面獲得控制力。值得一提者，該條約第七條規定，雙方應在「有關兩國利益的一切重要國際問題上以及進一步發展雙方關係」的問題上，經常相互諮詢。第八條言明，如果發生威脅及破壞和平情勢，雙方應立刻進行接觸，協調立場。第九條表示，兩國在國防事務上繼續合作。這些規定暗示，蘇聯與伊拉克已在這一地區結成軍事性質的聯盟。尤有進者，第十條規定，蘇、伊雙方均不得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或行動，且不容許利用本土使對方受到任何行動的軍事損害。這就意味着自一九五九年三月伊拉克退出中央公約以後，此一自由世界重要反共基地已完全變質成為蘇聯向阿拉伯國家伸張勢力的前哨。

除了前述的「合作」與援助外，伊拉克百分之九十的軍備由莫斯科供應，總值超過二十億美元，其中包括在中東最先進的武器，例如米格二十三戰鬥機、T U二十二轟炸機，S A六對空飛彈等現代軍備^⑯。在對外貿易方面，蘇聯也是伊拉克主要對手。雖然如此，蘇聯却未能將其對伊拉克的合作與援助轉化為其對巴格達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大約三年之前，伊拉克開始向法國及西德購買軍備，包括法國的戰鬥機、西德的坦克^⑰。最近傳出，伊拉克準備向法國採購海軍裝備，包括軍艦、海岸砲設備、直升機、雷達與裝有導彈的快艇^⑱。伊拉克希望在軍備方面減少對蘇聯的依賴。據報導，蘇聯曾藉伊拉克對其軍事設備的依賴迫使巴格達，容許蘇聯在伊拉克境內建立海軍基地。伊拉克始終不答應。此外，伊拉克對蘇聯的工業設備與技術的不良品質已表不滿，也有轉向西方的趨勢^⑲。

近年來，伊拉克與蘇聯數度發生不愉快事件，使雙方關係趨於緊張。首先，蘇聯支援依索匹亞政府鎮壓厄利垂亞（Eritrea）叛軍，而伊拉克却公然供應武器給厄利垂亞。其次，伊拉克整肅國內的親蘇分子。最後，蘇聯積極向波斯灣地區伸張勢力，引起伊拉克及該地區的其他國家的不安。

一九七八年五月，伊拉克政府處決二十一名伊拉克共產黨員，其罪狀是，他們企圖在武裝部隊中設立基層組織。這些人全是一

註^⑯ 「美聯社華盛頓電」，「中國新聞」（英文報），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第二頁。

註^⑰ 同註^⑯。

註^⑱ 「法新社倫敦電」，「大公報」（香港），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

註^⑲ 姆柯（Ned Temko），「伊拉克不信任其蘇聯盟友的企圖」，「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五頁。

中級軍官，其違法活動係發生在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間。伊拉克當局表示並不敵視共產黨，但是任何人試圖在武裝部隊中從事政治活動必遭處決。一九六三年時，現時執政的「社會主義復興黨」（BAATH）也曾處死十數名共產黨徒。社會主義復興黨同共產黨一樣，在奪得政權前，也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陰謀團體，因此特別注意其他黨派的活動^⑯。對此次處決共產黨徒事件，蘇聯沉默以對。去年六月五日，該黨聲明，蘇聯是其「戰略同盟」^⑰。今年四月初，伊拉克政府命令一家共黨報紙停刊。這兩個黨不僅意識形態不同，而且都以陰謀奪權為宗旨，因此難以相容。

伊朗動亂使伊拉克與蘇聯之間失去一個緩衝地帶；蘇聯援助阿富汗鎮壓暴亂以及南葉門北侵等事實，也使伊拉克擔心蘇聯勢力籠罩波斯灣地區。此外，伊拉克執政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胡賽因（Saddam Hussein）相信，蘇聯的最終目標仍是赤化世界。四月九日他說，如果任何人，即使是蘇聯「朋友」進佔沙烏地阿拉伯國土，阿拉伯人將起而反抗。他私下說，如果有一個蘇聯士兵踏上沙烏地土地，「我個人將與他搏鬥」^⑱。

伊拉克與蘇聯關係雖有困難，但雙方皆無意決裂。對伊拉克而言，蘇聯仍是其軍備的主要供應者。此外伊拉克對美國關係依然不好，一旦與蘇聯分手，則在外交上將失去自由運用的餘地；況且，它與伊朗新政權間亦有衝突。至於蘇聯，當然不願見到一九七二年蘇埃關係惡化事件的重演。

得了南葉門又圖拉攏沙烏地阿拉伯

在與波斯灣相連的阿拉伯半島諸國中，政治不穩定的因素頗多，諸如缺乏訓練有素的人員、財富不均、防務協調困難、少數民族不滿、土地糾紛等。但是，除了南葉門外，蘇聯尚未在其他地方得手。阿曼雖然有杜法（Dhofar）地區之亂，但於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七年中，在伊朗的協助下已予有效壓制。「阿曼人民解放陣線」雖曾接受中共軍事援助，但並非共產主義者^⑲。伊朗政變後，阿曼轉向美國求助，今年五月美國開始給予軍援，已使阿曼情況穩定，確保波斯灣的咽喉——霍木斯海峽的安全^⑳。最近，美國與阿曼已達成協議，由美國派遣一或二艘軍艦常期駐泊馬西羅島（Masirah Island）附近^㉑。目前，在阿拉伯半島上，最

註^⑯ 同註^⑮。

註^⑰ 同註^⑯，第四〇七頁。

註^⑱ 同註^⑯。

註^⑲ 同註^⑱，第六十二頁。

註^㉑ 蘭里（John K. Cooley），「伊朗、巴勒斯坦人、海灣」，《外交季刊》，一九七九年，第一〇一五—六頁。

註^㉒ 「合衆國際社電」，《中央日報》，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引人注目的是南葉門與沙烏地阿拉伯兩國。後者是一個堅決反共的國家，前者是一個公然親蘇的馬克斯主義的政權。

南葉門在阿拉伯半島的南端，東與阿曼的杜法區為鄰，北界沙烏地阿拉伯，西北為北葉門，乃是紅海、印度洋及阿拉伯海的交通要衝。一九七八年六月，親蘇極端分子領袖伊斯梅爾（Abdel Fattah Ismail）處決較溫和的總統魯巴伊·阿里（Saleh Rabaya Ali）後，即宣佈南葉門為社會主義共和國。伊斯梅爾是南葉門執政的馬克斯主義民族解放陣線的總書記，該黨的組織形式與蘇共很相似，其立場也極親蘇。此次政變的成功完全憑藉蘇聯、古巴等訓練而成的民兵，這支隊伍被視為克里姆林宮駐在亞丁的兵馬。目前，在南葉門大約有五百至七百名古巴人、一百十多名東德人、一千多名蘇聯人，這些人不是軍事顧問就是思想訓練中心的教官。今春南、北葉門軍事衝突後，約有兩千七百名古巴士兵由依索匹亞調到亞丁^②。

蘇聯在南葉門獲得控制權後，勢將以沙烏地阿拉伯及波斯灣為目標，而將其正在非洲之角進行的戰鬥轉移到紅海東岸，可能使靠近海灣和沙烏地阿拉伯半島南部地區，出現新的緊張。

古巴對南葉門的介入始自一九七三年，也是中共與蘇共在第三世界鬭爭的直接後果。一九六七年後，中東左派分子對蘇聯的革命態度不滿，中共勢力乘機滲入。蘇聯為挽回這一傾向，曾經把古巴的軍事顧問人員派到南葉門，一方面訓練南葉門的軍隊，一方面訓練「阿曼人民解放陣線」的游擊隊。阿拉伯半島一旦有事，古巴可能扮演其在安哥拉及依索匹亞所擔任的角色。蘇聯自己所派去的工作人員也非常積極，但不若古巴人那麼惹人注目。蘇聯在亞丁港及索科特拉島（位於亞丁灣入口處）已有港口設施，在曼德海峽的土巴灣（Turbah）正在建造巨大碇泊場，這可補償蘇聯在索馬利失去的柏巴拉（Berbera）基地設施，使其在曼德海峽佔有戰略據點。此外，蘇聯將可利用依索匹亞的馬沙瓦（Massawa）的港口設施，而其在模里西斯早已有此種便利。

據報導，去年五月十八日蘇聯與南葉門會簽訂一項防衛協定，保證南葉門一旦遭外來侵略，蘇聯予以援助。協定要求蘇聯軍駐在丕林島附近，並規定由蘇聯負責控制紅海的南門^③。這一報導，雖尚未獲得有力證實，不過，蘇聯軍艦自此經常停泊南葉門港口，却是事實。

今年二月南葉門軍隊在蘇聯、古巴、東德的顧問支持下進入北葉門，演成南、北葉門之戰，嗣經阿拉伯國家的斡旋與西方的壓力，雙方停火，並同意重新檢討南北聯盟計劃。聯盟計劃雖無成就，但曾使美、蘇雙方獲得時間，把軍事裝備分別運進南、北葉門。美國此次援助北葉門慷慨而快速，使南葉門不敢冒進，也導致蘇聯的攻擊^④。在另一方面，蘇聯可能與南葉門簽結「友好

註^① FACTS ON FILE 1979, 144E2; 「美聯社科威特電」，「中國新聞」報，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

註^② 「合衆社開羅電」，「中國新聞」報，一九七八年七月九日；「大公報」（香港），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

註^③ 格羅洛夫（Yu. Glukhov），「再度干涉」，「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日。

合作條約」。

南葉門對蘇聯提供了一個戰略據點，但是能否維持下去頗難預測。因為南葉門政權正面臨內戰及國外流亡軍的威脅，在美國的監視下，蘇聯很難公然干涉。

上述流亡軍的一支，係在沙烏地接受訓練，這一點不足為奇，因為不論在宗教上或政治上，沙烏地阿拉伯皆堅決反共。由於這個原故，當一九七九年元月十九日科威特報紙（Al Seyassah）報導沙烏地考慮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時，難免不令人吃驚。據報導，今年初蘇聯曾作出下列活動：要求沙烏地阿拉伯准許莫斯科「人民銀行」在吉達成立分行，透過友好阿拉伯國家使節寄交一些函件給沙烏地，在「文學報」（元月三十一日）上稱讚沙烏地阿拉伯的政策，並謂兩國之間的敵視乃是「西歐及美國報刊」的產物，蘇聯外交部高級官員訪問波斯灣地區國家時，也曾與科威特舉行商談⁽²⁸⁾。

沙烏地王子沙曼（Salman）曾說過，繼續反蘇沒有什麼用。王儲法德（Fahd）也會說過，如果不把差勁的共產主義作為交往的一部分，沙烏地歡迎同莫斯科「友好」⁽²⁹⁾。為此，蘇聯報紙特地響應說：「蘇聯與沙烏地阿拉伯從未相互打過仗，也從沒有不可解決的衝突。它們的社會制度不同，但是這能真正構成相互敵視的基礎嗎？」⁽³⁰⁾

沙烏地否認會考慮與蘇聯建交，但不否定改善貿易關係的可能性。這些事發生在以埃和約（一九七八年九月）、巴格達反埃高峯會議（十一月），及伊朗政變（一九七九年二月）之後。因此，莫斯科對沙烏地阿拉伯政策能否成功，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兩個因素：其一，美國中東和平努力的發展方式；其二，美國對波斯灣溫和國家政治支持的程度。

結論

根據美國情報機關估計，十年後蘇聯能源漸趨枯竭，屆時蘇聯勢必在其本土以外掠奪能源。現代戰爭的戰略重點已不單是封鎖敵人的海岸線，亦要控制敵人的工業動力來源，也就是石油。因此，無論為了自己的需求或控制敵人的目的，蘇聯皆會向油藏豐富的波斯灣邁進。

註⁽²⁸⁾ 「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第一、八頁。

註⁽²⁹⁾ 同註⁽²⁸⁾。

註⁽³⁰⁾ 倍利亞耶夫（I. Belyaev），「沙烏地阿拉伯…下一步是什麼？」蘇聯「文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第十四頁。

由於中東多數國家對以埃及為中心的不滿、美國在伊朗動亂中的失策、世界能源危機的加劇，使蘇聯對該地區的興趣轉濃而加緊了其經略的步伐。尤有進者，波斯灣地區的左右側（阿富汗與南葉門）淪為馬克斯主義政權，對波斯灣區形成了包抄態勢。目前，蘇聯的主要方針是，藉口以埃及在美國保護下建立「軍事政治聯盟的企圖」，對一些阿拉伯國家硬軟兼施，誘壓它們與蘇聯建立「戰略同盟」。蘇聯一向自稱，它是阿拉伯的「天然盟友」。

有人擔心美蘇可能因爭奪中東油田而引起大戰，這種可能性並非沒有，但是非常小。蘇聯固然不願中東和平，但也不願過份刺激美國，而引起正面衝突。易言之，蘇聯在波斯灣的進取有其限度，且以間接手段為主，避免與美國的勢力作公開的正面對抗。祇要美國態度強硬，立場堅定，並加強其在波斯灣的軍力，則蘇聯的行為定會有所收斂。事實上，美國也如此做了，效果也頗顯著，南葉門的罷手北侵就是一例。不過，行為的收斂並不等於目標的放棄，這一點是值得美國和波斯灣各國特別注意的。

敬 請 注 意：

如蒙訂閱「問題與研究」月刊——

(一) 國內：請到附近郵局索取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填妥，連同訂閱費，劃撥三四三六號本中心帳戶（免付滙費），當即照所指定之出版月份（或卷期）及受件人地址等寄奉刊物。

(二) 國外：請將訂閱費利用美金支票或匯款繳付，并請指明從何時開始訂閱及受件人地址等，俾便辦理。所有繳付之訂閱費，均掣奉收據（如指定收據抬頭，請說明），以清手續。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敬啓